

尚

書

後

案

尚書後案卷二十六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禮文曰譁戶反

鄭曰人謂軍之士眾及費地之民

尚書疏。王天與曰。費誓傳四十五卷。

傳曰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

內之諸侯帥之以征嘆而勅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疏曰禮諸侯不得

專征伐惟州牧于當州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諸

侯故得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是州別一方伯即周禮

大宗伯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

周大國不過百里禮記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諸侯非以七百里并封伯

禽也

案曰鄭云人謂軍之士眾及費地之民者此軍旅之誓自當為軍之士眾而

下文戒獲弊傷牛馬及不復風馬牛通逃臣妾皆指居民非軍人故又兼及

費地之民也傳乃云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諸侯帥之以征此臆造也信如所言當監一州何止監七百里內諸侯乎亦太少矣據周禮九服其中六服爲九州爲方七千里則每州當有方二千三百里有奇然此則僞孔所不信不足與語此也卽如王制所云州方千里較之方七百里倍之有奇何伯禽之爲方伯所統止半州且少弱乎蓋僞孔實有意欲與鄭立異耳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鄭于周禮大司徒注說其義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詩曰錫之山川土地附庸魯于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明得兼此四等矣僞孔因此遂言七百里內卽魯爲方伯所統非附庸又不敢言魯地大小幾何但爲游光掠影之詞陰爲鄭作難疏曲附之皆非也

祖茲淮夷徐戎並興

王曰皆紂時錯居九州傳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

案曰王云皆紂時錯居九州者鄭成王政序及多方注以奄與淮夷爲一而

大傳及誓序皆言武王初崩奄與祿父淮夷朋比構難孟子以兼驅皆爲周公之功凡此錯居九州者必不起自周初故王肅推其故以爲自紂時然也傳以淮夷爲淮浦之夷者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爲淮夷詩序曰宣王命召公平淮夷常武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又曰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僖十三年左傳曰淮夷病杞此皆淮北之夷在徐州之域者也江漢之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春秋昭公四年楚子召諸侯及淮夷會于申此皆淮南之夷在揚州之域者也漢臨淮郡有淮浦縣今爲安東縣屬江南淮安府淮水從此入海卽詩所謂淮浦大約今淮揚二府近海之地皆古淮夷而此經淮夷則在淮北者也魯頌泮水云旣作泮宮淮夷攸服閔宮云至于海邦淮夷來同是魯世以征服淮夷爲事也傳又以徐戎爲徐州之戎者禹貢徐州之境北至岱南及淮閔宮云保有鳧繹遂荒徐宅知此經徐戎是戎之在徐州者也

善箴乃甲冑箴乃干無敢不弔

釋文曰箴了誰反箴是表反弔音的。案目今與後所及案表是疑初之句有數音

鄭曰箴謂穿微之箴猶繫也弔至猶善也

尚書疏。王天以傳。書集傳四十五卷

王曰箴楛當有紛繫

持之

尚書疏○王天與尚書釋文四十五卷

傳曰善簡汝甲鏡冑兜鑿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

可用疏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冑兜鑿也兜鑿首

鏡也經典皆言甲冑秦已來始有鏡兜鑿之文古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

鏡鑿皆從金蓋用鐵爲之因以作名也敔謂甲繩斷絕當敔理穿治之干是

楯敔乃干必施功于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粉于楯故以爲施楯紛紛如

綬而小繫于楯持之且以爲飾弔訓至至善也

案曰鄭云敔謂穿徹之者甲冑皆以革爲之攷工記函人云犀甲七屬兜甲

六屬合甲五屬鄭注云屬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是甲必聯合數革以爲之

也又鞞人云鞞其線欲其臧也杜子春云線謂縫革之縷是甲冑之革皆必

以線縷縫綴鄭云穿徹卽縫綴也傳以敔爲簡者說文卷三下支部云敔擇

也从支桌聲周書曰敔乃甲冑洛蕭切玉篇卷中第二百七十支部亦云敔

力么切簡也擇也雖與傳合不如鄭義確也鄭又云敔猶繫也者說文支部

云敔繫連也从支喬聲周書曰敔乃干讀若矯居天切是也王孔云云似與

鄭同是也又云弔至猶善也者說文辵部云趨至也釋詁云弔至也釋詁字

省耳云猶善者猶下文無敢不善也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案曰鍛了亂反礪力世反。案曰按說文音律疑今俗省去無此字

傳曰備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刃無不功善

案曰傳云磨礪鋒刃者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鑿兵耑也卷四下刀部云刃刀堅也左傳磨厲以須吾刃將斬矣是鋒刃宜磨礪也

今惟淫舍牝牛馬案文曰牝下淫反

鄭曰牝為桎梏之桎施牝于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案曰今軍人惟大放

舍牝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疏曰淫訓大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

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元云牢閑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

二閑馬六種然則掌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此言大舍牝牛

馬是出之牢閑牧于野澤也既言牛馬在牝遂以牝為牛馬之名下云無敢

傷牝牝之傷謂牛馬也

案曰鄭云牝謂桎梏之桎云云者說文卷六上木部云桎足械也梏手械也

易蒙初六用說桎梏鄭彼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見大司寇疏今此經

作牯說文卷二上牛部云牯牛馬牢也从牛告聲周書曰今惟淫舍牯牛馬
古屋切若依說文此解牯是牛馬牢砂牛部又云牢閑養牛馬圈也从牛冬
省取其四周而也魯刀切傳用說文義以牯爲牢疏引充人以爲牢閑愚謂
軍行之牛馬更番放牧以休其力安得從牢而出故鄭不从說文義而破牯
爲牯謂是桎牯之牯也大畜六四童牛之牯鄭彼注云與爲木乎體震震爲
牛之足足在良體之中良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牯又鄭志冷剛問大畜六
四注云云蒙初六注云云不審桎牯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當
之牛既如此馬亦可知故云施牯于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失與佚通也傳
以淫爲大釋訪文周頌有客云既有淫威毛傳同淫舍訓大放謂放牧釋訪
部注舍放置是也古尙車戰所資牛馬之力比後世行軍爲尤要軍行牛以
輓輜重馬以駕兵車軍止宿則放牧以休之又慮走佚故牯之也分韻說文
引無淫舍字誤脫去也

杜乃獲斂乃弃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無文自杜本又作斂獲德化反徐戶獲反斂徐乃獲又乃結反弃在性反○案自張參五經

文字通雅考
易部二反

鄭曰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穿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獲柞鄂也自實王曰杜閉

也獲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斂塞也穿穿地爲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

故使閉塞之疏傳曰獲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穿穿地陷獸當以土窒斂之無

敢令傷所放牯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疏曰周禮冥氏

掌爲阱獲以攻猛獸檻以捕虎豹穿以捕小獸獲亦設于穿中但穿不設機

爲異耳今律施機槍作坑穿杖一百傷人畜產者償所減價

案曰鄭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穿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獲柞鄂也者周禮

離氏云春令爲阱獲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獲鄭彼注云阱穿地爲

壑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獲柞鄂也壑地阱淺則設柞

鄂于其中秋而杜塞阱獲收刈之時爲其陷害人也書桀誓曰斂乃獲斂乃

阱時秋也彼賈疏云柞鄂者豎柞于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

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鄂國語卷四魯語云烏獸成設穿鄂韋昭注鄂柞格

所以誤獸是也說文卷十二上手部獲擊獲也擊獲不正也一日布獲也一

日握也从手夔聲一說切卷五下井部阱陷也从自从井井亦聲疾正切又

重文辨或从穴中庸云罟獲陷阱是獲與阱常相連也王云杜閉鼓塞也者並說文卷三下支部文彼杜作殿注云閉也从支度聲讀若杜徒古切鼓塞也从支念聲周書曰鼓乃弄奴叶切二字相連鼓下引書則殿從可知此經釋文云杜又作殿鄭引亦作殿漢書卷四十一王陵傳云陵杜門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字本作殿音同是古者杜殿通也牛馬行時人為之備不慮傷于獲弄今放牧故戒其傷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曰通布吳反商如字徐音章香力代反徒音來

鄭曰風走逸臣妾廝役之屬也史記三十三卷鄭注今世家卷四十一傳曰馬牛有風佚臣妾逋亡勿

敢棄越黽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越逐為失伍不還為攘盜汝則有此常刑疏曰倍四季傳風馬牛不相及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周禮太宰九職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倍十七季傳晉惠公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卜將生一男一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是役人賤者曰臣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

云臣妾

案曰鄭云風走逸傳云風佚疏引僖四季并賈逵注云云者服虔注與賈同又呂氏春秋卷三季春紀云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高誘曰累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遊從牝于牧之野風合之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中軍風于澤杜預曰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是牝牡相誘爲風因風而走逸者多也鄭又云臣妾廝役之屬也者公羊宣十二季楚伐鄭廝役死者數百人何休注云艾艸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告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外有餘子二十五人主薪汲者卽臣妾也傳必言男臣女妾疏曲附爲婦女從軍皆非也通亾說文彘部文傳又以商爲商度義太迂曲徐讀爲章徐邈晉人尙知古讀說文卷三上尙部𠄎从外知內也从尙章省聲是商固從章得聲漢書律歷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又云聲章于商水經卷五河水篇云又東北過楊城縣東商河出焉酈道元注云亦曰小漳河商漳聲相近然則商亦通章我章賚汝者言我表明汝善而賚汝周語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韋昭注云章表也表明天子與諸侯儀禮士

冠記章甫鄭注云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是也傳又云越逐爲失伍不復爲
攘盜云云者易睽初九云悔亡吝馬勿逐自復言逐則有悔也詩邯鄲風擊鼓
云爰居爰處爰逖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言國無政軍無律故越逐無刑
也古者修閭氏掌國野廬氏掌野司戴掌市市不屬遊國不馳騁野不相翔
司險守五溝五涂而呵止行者掌固復置三巡夜三襲以號戒之平時如此
行軍可知若因逐馬牛臣妾失伍而越其行列則軍亂故有刑也秋官朝士
凡獲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甸而舉之彼注云人民謂奴隸逃亡者委
于朝十日待來識之者在朝尚然在軍可知春秋時晉有董道逃之法楚作
僕區亦隱匿逃臣之法說文曰藏也品衆也品在口中踦區藏匿也僕臣僕
也僕區者藏匿逃臣是不復爲攘盜亦有刑也

無敢寇攘踰垣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同前文

鄭曰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博士讀曰襄

毛詩十八之一卷大雅蕩之爾雅一卷釋詁
疏史記三十三卷晉周公世家襄陽集解

傳曰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竊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人盜竊馬牛誘偷

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

案曰鄭云寇劫取也者寇从完从支支者擊也因其完聚而擊之是劫取也又云因其亾失曰攘者亾佚而來因匿之釋詁云儂因也彼邢疏引此經儂攘音道同也博士讀者漢今文家博士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

傳曰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

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案文曰時重黑反糗去九反一音昌終反糧音良○案曰時當作時俗从山非也

馬曰大刑死刑

史記三十三卷齊世家齊世家

傳曰儲時汝糗補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

汝則有乏軍與之死刑疏曰鄭衆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

鄭元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為粉也糗補是行軍之糧皆

當儲時

案曰傳以時為儲時者說文卷八上人部云儲待也待待也釋詁云時具也

周頌臣工云庠乃錢鈔毛傳亦云庠具也具之乃可以待用義亦得通也傳

以糗糧為糗補之糧疏引說文云云是卷七上米部文彼部又云補乾也糧

穀也然則糗補是乾糧也但卷五下食部餼字注云乾食也从食夨聲周書

曰時乃餼糧乎溝切據此所引作餼糧而米部糧在新附則古無此字食部所引當是餼糧傳寫誤爲餼糧也凡餉遠宜乾食大雅公劉云迺裹餼糧彼正言攜以遠行者小雅伐木亦云乾餼以愆則作餼糧與糗糧之義正合似得兩通然說文所載皆孔氏古文則作餼者是也馬云云者望文爲說也

魯人三郊三遂

王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遂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

史記三十三魯傳曰公世家與國集解

傳曰

總諸侯之兵而但稱魯人時積縣道近也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時疏曰指言魯人明要有他國之人總諸侯之兵而但謂魯人道近故也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鄉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徒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

郊則諸侯亦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榦也

案曰三郊三遂疏云魯人三軍引周禮大司徒小司徒及司馬法等文解之者夏官大司馬云凡制軍大國三軍魯是大國宜爲三軍小司徒疏云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于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徧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春秋成元季疏云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今此淮夷徐戎兩寇並發其勢甚急故悉起鄉遂之兵應之然猶不至總徵境內也王肅謬謂東郊留守故不言四傳疏曲附王義已非經本旨傳又因上文荆爲總帥七百里諸侯之說遂別生樛葛謂諸侯之兵皆在而但用魯人者以峙楨榦道近之故尤

爲支離皆非也

時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

榦音榦榦上
榦反樂府六反供音恭

馬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

史記三十三卷得
公世家襄陽集解

傳曰題曰楨旁曰榦甲戌

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疏曰楨榦以擬築之用題曰楨當牆兩端者也旁

日榦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

以當牆兩邊障土者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窺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傳

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杜預云堞女牆也堙土山也

周城爲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

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攻城具也

案曰馬云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者凡築牆垣城壘必以繩束板置

于兩旁更置木于其兩首乃取土實其中而築之楨是其兩首之木榦則兩

旁之板說文卷六上木部云楨剛木也在兩首者宜用剛木又云榦築牆尚

木也是榦在兩旁也

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鄭曰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于罪隸春藁不殺之疏王曰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于罪隸亦不殺之疏傳曰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疏曰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藁鄭元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眾云輸于罪隸春人藁人之官也

案曰鄭云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于罪隸春藁者如論語云箕子爲之奴左傳云斐豹隸也箸子丹書鵬冠子云百里奚爲官奴皆所謂罪隸也檀弓齊莊公襲苜杞梁死焉其妻哭之哀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辜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然則周法軍人有辜有沒入其妻孥者皆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見左傳說苑呂覽此雖非乏軍興亦自從坐之事然則古固有沒入辜人家口爲官奴隸者况乏軍興罪大宜戒懼之故鄭云云王孔道同疏引周禮秋官司厲解之也

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菱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變文曰芻初供反菱音交

鄭曰菱乾芻也傳曰郊遂多積芻菱供軍牛馬不多亦有乏軍興之大刑

案曰鄭云菱乾芻也者說文卷一下艸部義也漢溝洫志如淳注菱草也乾芻卽乾草也

又案曰禮記曾子問篇經注言伯禽時有戎夷作難雖有三季之喪卒哭往征作柴誓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書多方注云周公歸政明年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卽位後淮夷徐戎茲興率師伐之作盼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沒時非居喪卽戎也左傳殺之役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非始禮記之言恐非謂費誓多方孔注謬甚不可據應麟固不足與語此但曾子問疏明言伯禽所遭是母喪亦不檢照宋儒議論不堪細核如此父在爲母雖期其實則是三季故以爲三季之喪也

禮記見多方

尚書後案卷二十七

東吳王鳴盛學

周書

呂刑

惟呂命

鄭曰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為相

約書疏。史記周本紀。周本紀。黃州集。

傳曰

言呂侯見命為卿後為甫侯故稱甫刑疏曰鄭引書說謂書緯刑德放篇有

此言也以其言相知為三公當以三公領司寇也禮記書傳引此篇多稱甫

刑故傳解之詩大雅松高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木平王之詩云不與

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穆王時未有甫名稱甫刑者後人以子孫國號

名之猶叔虞初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為甫鄭

語史伯之言幽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論四獄

治水齊許申呂是其後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呂即甫也

案曰鄭云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者傳于序言呂侯為司寇于此言命為卿

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司空公鄭彼注云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呂侯于六卿爲司寇于三公爲司空公也以諸侯而爲王朝之卿故言入三公是輔相之臣故又引書說呂侯爲相以證也傳云呂後爲甫故稱甫刑者孝經引一人有慶二句禮記引苗民匪用命二句又引一人有慶二句又引播刑之廸句又引敬忌句又引德威二句皆作甫刑史記周本紀亦云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惟墨子作呂刑而他書所引多作甫故傳疏以爲子孫改封甫國語卷三周語云堯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心膂也說文卷七下呂部云呂骨也象形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毛詩卷十八之三松高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箋云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扁與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胄洪适隸釋卷十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云其先四嶽出自炎帝是族緜毓申呂並興據此諸文則呂之命氏實當唐虞之際呂侯是其苗胄其子孫又有改封于甫者後人因

其子孫追稱呂侯爲甫侯并呂刑亦變稱甫刑猶唐變稱晉也且申齊許皆

地則甫亦地後人因是呂之所封亦呼其地爲呂耳國語說文皆云因爲心邑而氏呂則呂本非地唐元慶九經字樣亦云呂

象其甫國之所在則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云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爲堯典

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裔生尙爲文王師克殷而封之齊或封許向或封于

紀或封于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臺臺申伯于邑于序宛西三

十里有呂又史記齊太公世家注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南司馬貞曰地理

志申在南陽宛縣申伯之國呂亦在宛縣之南也又水經鄭注消水一條云

宛南呂城四嶽佐禹治水虞夏之際受封于呂諸說皆合其以封呂爲虞夏

事者實則封在穆王以後因得姓是虞夏追稱之遂以致誤其言國地所在

固不誤此唐以前相傳古義也所以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

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南四十里然則兩國相距四十八里有奇其密

邇明析至此杜佑通典謂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恐未是申既不確呂遂

無攷當以漢魏諸說爲正也

王享國百年耄荒

釋文曰耄本作耄老報反切韻表報反。案曰耄字說文無但有耄字見卷八上老部年九
十日從老省耂聲耄切此釋文所以云亦作耄或古亦無此字蓋即耄字誤也明不知

而誤云云耳部忠恕汗飾卷中之一又作肅亦楚之異文皆非也乃宋板實屬朝經音辨三卷剛又云呂刑耗首毫
似鄭本作耗者作耗無義今攷之鄭必作耗也說文卷四上目部云耗目少精也从目毛聲虞書字从此虞書既銘呂
刑當亦同之以耗作毫假借字也但與耗相似似昌朝不知而云耗耳孔壁尚書虞書惟公葉賦一篇則許慎所見虞書甚
多持不知其所指耗字何篇之文若今大禹謨通期應于勤則偽本不足據或唐李陽冰豈妄增此句許慎本無皆沫可
知然釋文竟本作毫不見于大禹謨而見于呂刑則知毫字出魏晉間作偽者用入大禹謨而呂刑雖改從俗舊本尚存
德明得據為說抑思老字本以毛从人从化其下又加毛是一字二毛矣德明亦似有見于此故大禹謨呂刑並改從老
毫改而仍無解于一字二毛
則知此字之謬斷不可用也

傳曰時穆王以享國百年毫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
而能用賢以揚名疏曰穆王即位過四十不知出何書周本紀云穆王即位
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季崩或當各有所據無逸言殷三王及文王享國
若干季者皆謂在位之季此言享國百季乃從生季而數

案曰傳云穆王過四十即位百季大期疏云百季從生季數者列子周穆王
篇云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季乃祖是百季大期從生季數也
作呂刑後去次近矣王充論衡卷一氣壽篇乃云傳稱周穆王享國百季并
未享國之時出百三十四十歲矣此以百季為單舉在位之季與傳疏異非
也傳以毫荒為毫亂荒忽者左傳穆王周行天下必有車轍馬跡今穆天子
傳所載是其毫亂荒忽也毫當作毫或假借作耗漢書卷六武帝紀元狩元

季詔云老聃孤寡鰥獨又卷十二平帝紀元始二季詔云耗悼之人又卷七十一彭宣傳云年齒老耗是也又或作旄禮記旄期稱道不亂洪逆獄釋卷三邊韶老子銘云聃然老旄是也

度作刑以詰四方

釋文曰度得洛反馬如字詰起一反。案自稱天官大宰秋官大司寇注引此俱作度作詳刑大傳引此又作鮮度禮刑以詰四方

馬曰度法度也

文釋傳曰度時世所宜調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

案曰馬云度法度也者說文卷三下又部度法制也是也傳以詰為治攷天官太宰職云刑典以詰邦國鄭注以詰為禁秋官大司寇云佐王刑邦國詰四方鄭注以詰為謹二文皆引此經以證又布憲職云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鄭注云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則此詰四方義與彼同當為禁止而使人謹行之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

釋文曰蚩尤之反尤有牛反

鄭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為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

尚書

劉三善等書傳合通卷

馬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

文釋傳曰九黎之君號曰蚩尤造始作

亂惡化相易延及平善之人無不相寇賊疏曰鄭云蚩尤霸天下應劭以為

古天子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
九黎之君號曰蚩尤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
侵伐蚩尤最暴虐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
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如本紀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名也楚語曰少昊
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
昭曰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爲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
末國語九黎在少昊末二者不得同也孔以蚩尤爲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
帝所滅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戮蚩尤種類尚在故至少昊末更復
作亂鄭元云云其意以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

案曰鄭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逸周書卷六嘗麥解云昔天命蚩尤守
于小顛以臨四方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道赤帝大慝乃說于
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名之曰絕囂之野職國策卷三秦策一云黃帝伐
涿鹿而禽蚩尤酈道元水經注云涿水出涿鹿山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
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卽于是處崔豹古今注云黃帝與蚩尤戰于涿

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是也大戴禮記卷十一用兵篇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悖怨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盧辨注云或云蚩尤古之諸侯妄耳原戴記意斥蚩尤爲庶人以其凶德故非真無爵土如果庶人何能與黃帝戰故春秋莊八年經甲午祠兵五經異義曰公羊說甲午祠兵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爲授兵于廟許慎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元之問也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爲祠因而作說之于周司馬職治兵皆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此鄭駁異義不取蚩尤爲庶人說之明文然則蚩尤稱庶人亦猶下文三苗諸侯降稱苗民耳非真庶人也故鄭以爲古之霸天下而滅于黃帝者也馬及傳以蚩尤爲九黎君名鄭則以九黎與苗民爲一與蚩尤爲二其說最精蓋黎與苗皆南蠻之名今日猶然蚩尤在涿鹿與九黎三苗何涉况蚩尤在炎帝末九黎在少昊末其時又相去甚遠耶疏明知馬及傳之謬而強附會以爲九黎是蚩尤後世種類雖戰國策卷三高誘

注亦以蚩尤為九黎氏之君然不足信也

鴟義姦宄釋文曰鴟人之反義本亦作誼音秋

鄭曰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馬曰鴟輕也傳文為鴟梟之

義疏曰鴟梟貪殘之鳥詩云為梟為鴟梟是鴟類

案曰鄭云盜賊狀如鴟梟者古儀作義故鄭以為儀狀也傳云鴟梟之義鴟

梟則有何義耶傳非也王符潜夫論卷四述教篇云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

惡其民乃剛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此所說似即此經之義而以鴟義為消

義疑消是梟之誤也馬義未詳

奪攘矯虔釋文曰攘如羊反矯居表反虔其然反

鄭曰有因而盜曰攘矯虔謂撓擾春秋傳虔劉我邊陲謂劫奪人物以相撓

擾也周禮二十六卷秋官司刑疏傳曰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疏曰釋詁云虔固也

案曰鄭云有因而盜曰攘者義詳費誓又云矯虔謂撓擾引春秋傳為證者

是成十三季傳文彼杜注云虔劉皆殺也彼疏云劉殺釋詁文方言云虔殺

也重言殺者圖文耳據今方言卷一云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翟縣之郊謂

賊爲虔然則虔既訓殺又訓賊一字兩訓也漢書武帝紀云矯虔吏因勢僣
暴注引韋昭曰詐稱爲矯強取爲虔皆是僣暴之事亦得參一解也傳以虔
爲固非也又說文卷三下支部云攷強取也周書曰攷攘矯虔从支兌聲徒
活切以奪爲攷疑鄭本必與之同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
案曰靈字卷三向中篇引作苗民石
用疑折刑惟作五物之刑曰法禮記
攝衣引作苗民靈用命制以刑禮記文王世子云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否謂不合鄭注周禮諸子云弗不
也則否不弗三字同也蓋在上聲弗入聲而古無四聲之別故不字說文解九切而廣韻平聲十八尤甫地切又甫九
甫救二切則上去皆可收又千入聲八物云與弗同知不字平上去入皆通則否弗通可知靈爲林者古音或謂其
故轉爲靈也攝衣作命者命古音亦近靈也折與制古字亦通古文論語云片言可以折獄傳論折作制是也慮與殺
古義亦
同也

鄭曰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世尤重刑
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于
鹵裔者爲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
堯又厥之禹舜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
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
傳書疏。堯漢書集傳解注卷六。禮。傳曰三
祀六十二卷。劉憲通鑑外紀一卷。傳曰三
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爲五虐之刑自謂得法以

殺戮無罪疏曰世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是
異世同惡也鄭元云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世尤子孫韋昭云三
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

案曰鄭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者國語楚語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三
苗非卽九黎故緇衣引此鄭彼注云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不以
苗民爲九黎此云苗民謂九黎之君者下云遏絕苗民又云乃命重黎命重
黎是顓頊事則遏絕苗民自是謂顓頊之誅九黎則此苗民是謂九黎之君
矣緇衣引此止取制作虐刑以證彼上文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之義意不
主于苗民故鄭于彼注不必致詳卽以三苗當苗民可也此經據下文則苗
民實是九黎不可卽以爲三苗雖與禮注不同無妨也云九黎之君千少昊
衰而乘善道者楚語云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是也云有苗九黎之後者楚語
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是子孫襲其先祖之詞故彼韋昭注亦云三苗
九黎之後也云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者楚語少昊之衰云云下
云顓頊受之是顓頊代少昊也下云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三苗在顓頊之後

則過絕苗民非誅三苗乃是誅九黎也無世在下則是分流其子孫也云高

辛氏衰又復九黎之君堯興又誅之者楚語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韋注

云其後高辛氏之季季也高辛氏衰三苗為亂如九黎之為堯興而誅之云

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馭之者堯典云馭三苗于三危是也云後禹攝位又

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者檀弓云舜葬于蒼梧之野鄭彼注云舜征三苗而

灰因留葬焉攷蒼梧與洞庭相近三苗在洞庭故征三苗而至蒼梧也舜既

沒禹復征之事見墨子等書詳後辨偽古文大禹謨篇中大約鄭意總以三

苗卽九黎子孫九黎非蚩尤子孫但九黎效蚩尤之惡而三苗又效九黎之

惡耳說最明析揚子法言卷七五黎篇云播其孽于黎苗與秘曰黎苗九黎三苗也九黎亂世三苗不恭其惡亦言黎苗是一類而非卽一人與苗合偽孔傳勦襲馬

融之說以蚩尤九黎併而為一又謂三苗效法蚩尤牽混支離莫此為甚而

此節疏尤謬轉不明且又以三苗卽共工堯典馭三苗流共工自是二事此

說更謬也鄭又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者詩衛風氓疏引鄭論語注云民

者冥也又大雅靈臺序箋亦云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彼疏云民者冥也孝

經援神契文賈誼新書卷九大政下篇云民之為言暝也萌之為言旨也春

秋錄露卷十深察名號篇云民者順也米出禾中而禾未全美善出性中而性未全善民之號取之順也使性而已性似目目卧而順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有見質不可謂見順之未覺故謂之民說文卷十二下民部云民衆暋也暋讀若自地官遂人注云變民言暋暋猶懵無知貌也是民爲冥未見仁道之義也鄭謂穆王惡三苗謂之民亦猶世尤諸侯貶稱庶人也鄭又以暋爲善者詩定之方中箋亦云然也

爰始淫爲劓刑

釋文曰劓器反刑徐如志反極竹角反器其意反

鄭曰劓斷耳劓截鼻極謂極破陰器謂羈斲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于臯陶之爲釋文曰始大爲截人耳鼻極陰器而以加無辜故曰

五虐疏曰釋詁云淫大也

案曰鄭云劓斷耳劓截鼻者說文卷四下刀部劓字注云斷耳也从刀从耳仍更切劓字注云刑鼻也从刀鼻聲易曰天且劓魚器切又重文劓字注云劓或从鼻是也天且劓下經脗九三文李鼎祚集解虞翻亦云割鼻爲劓也云極謂極破陰者大雅召旻昏極極靡共箋云極極毀陰也是也疏謂羈斲人

面者說文卷十上黑部黥字注云墨刑在而也从黑京聲渠京切又重文劓字注云黥或从刀是也鄭又云苗民爲此四刑特深刻異于皐陶之爲者下文墨劓刑宮大辟五刑據鄭堯典及秋官司刑等注謂虞夏及周皆用之今此苗民所用四刑與墨劓刑宮亦略同但皐陶明允用當其罪而民不犯不必的決苗民用法特深刻故異于皐陶非謂皐陶竟不用五刑也詳玩鄭說劓刑等肉刑不始于苗民少昊前已有之苗民但用之特深刻耳世本作篇乃云伯夷作五刑疑非也

又案曰此經之文諸本互異說文卷三下支部云劓去陰之刑也从支蜀聲周書曰劓劓斂黥竹角切尙書卷二虞書標目下孔疏云夏侯歐陽等三家書劓刑劓劓鄭云臏宮劓割脰庶劓劓字諸本皆同但說文刀部以劓爲正體劓爲重文又引易爲證許慎自述其書僞易孟氏書孔氏皆古文易作劓書可知慎又言孔子書六經皆古文王侏廡堂集古錄卷下周齊侯鐘銘云造而朋劓又周齊侯鐘銘同周鐘所用必古文則尙書亦必作劓其作劓者安國以今文易古文也則說文作劓鄭注作劓刑劓刑雖于下文所言夏刑

及秋官司刑皆無之但苗民所用何必盡同夏周况康語已有之許慎與鄭俱好古文所載必同說文別傳寫誤也說文先刑後劓今本先劓後刑如鄭本果同今本何以疏引鄭注仍先刑後劓鄭必與說文同今本乃偽孔從夏侯等俗儒倒之康誥亦倒也桮亦當從說文作斲劓乃斲之誤劓則因重文从刀而誤也至所云臙官劓割臙庶劓者臙卽劓割臙卽大辟庶劓卽墨此一句恐是下文墨辟疑赦五節之鄭注孔穎達誤牽引之觀其上文引盤庚優賢揚作憂腎陽無字不誤則知孔疏此條舛謬甚多不可信也庶劓者庶煮也秋官庶氏以藥物燻攻毒蠱故以名官彼敎官注庶誦如藥煮之煮司刑注墨黥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頰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則墨須煮云云庶劓也

海玄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芬芬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爾忍反徐音民芬芳云反徐扶云反覆芳服反徐敷日反詛側助反釋文曰罔力盟反并必政反泯

鄭曰越于也茲此也麗施也于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詩十三之卷傳曰苗民于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民瀆于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爲亂芬芬

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

案曰鄭云越于也者釋詁云粵于也粵越同茲此亦釋詁文大雅縣箋同云

麗施也者多方開于民之麗慎厥麗傳同也傳以泯泯為亂者逸周書卷八

祭公解云泯泯芬芬孔暹注云泯芬亂也泯在說文新附古作泯周禮小宗

注杜子春讀泯為泯是也芬芬同也又隱四季傳以亂猶治縣而芬之是芬

為亂也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釋文曰聞音問又如字腥音星案曰王充論

術卷十五變動篇引南刑曰庶懷劾告無辜于上帝懷戮方作有者說文卷一上上部有从上方聲疑亦與方通也

傳曰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于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

所以為德刑發聞惟乃腥臭

案曰僖五季傳云明德以薦馨香苗民無有馨香德惟濫刑之氣腥聞于天

也傳以德刑連讀非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退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

有降格羣后之遠在下明明乘常儼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儼寡有辭于苗文釋

曰皇帝宜作君字帝堯也過於禹反重直龍反黎方分反黎前同又考見反黎音頭案曰皇謂為君非字宜作君
德感云云以尊后三句在皇帝清問之下文又多異三國志卷十三錄
錄仍錄上四則疏引書皇帝親問下民庶寡有解于苗與今本略同

鄭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幸至罔有降格皆說顛頊之事乃命重黎卽是命

重黎之身非義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顛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

過絕苗民下云有解于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尚書疏馬曰清問清訊詳傳曰

君帝帝堯也哀矜眾被戮者之不幸乃報為虐者以威誅過絕苗民使無世

位在下國重卽羲黎卽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

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民不至于天明不相干羣后諸侯

之述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寡寡得所無有掩蓋帝堯詳問

民患皆有辭怨于苗民疏曰邊絕苗民下句卽云乃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事

知滅苗民亦帝堯也滅苗民在堯之初興而堯末季又有厥三苗者禮天子

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

此族數生凶德故歷代每被誅耳楚語云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

黎實使天地不通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

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卽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羲是重子孫和是黎子孫能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鄭元云云考楚語云少昊氏衰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過絕苗民于鄭義爲不愜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爲帝堯命羲和于孔說又未免不知二者誰得經意也

案曰鄭以皇帝哀矜云云皆說顓頊之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者本疏引楚語云云是國語卷十八文彼韋昭注云少昊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也同位謂雜糅巫主接神史次位序家爲言人人自爲之受承也謂少昊氏歿顓頊高辛氏作南陽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南正會羣神使各有分序不相干亂于周禮則宗伯掌祭祀火當爲北北陰位北正于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民也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也其後高辛氏

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衰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爲堯
興而平三苗之亂繼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據此則
命重黎絕地天實是顓頊知此繼皇帝哀矜云云指謂顓頊也其皇帝清問
云云卽繼以命伯夷禹稷則是堯事非顓頊矣鄭據親射父之言以說此經
確不可易也且據此則知皇帝過絕苗民此苗民實指九黎非三苗其下皇
帝清問下民寡寡有辭于苗之苗方是三苗且據此益知上文苗民弗用靈
鄭以苗民爲九黎之君其說最精鄭注覽文如詭觀理卽暢往往如此孔以
兩皇帝皆爲帝堯欲與鄭異顓頊國語謬也揚子法言卷七重黎篇云或問
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條也曰近義近和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
黎徐榘中論卷下歷數篇備引親射父語以解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之文豈得因此遂以顓頊之命重黎當堯之命羲和邪疏明知孔說未允強
欲附會反指鄭義不愜鄭據親射父豈得云不愜邪皆非也傳又以報虐以
威爲報爲虐者以威誅者王充論衡卷十四詭告篇云周繆王在刑甫刑曰

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故以善駁惡以惡懼善告人之
理勸厲為善之道也上文言而民虐威庶戮則虐威皆是惡事穆王特欲勸
善懲惡故言以威誅報為虐者充說當有所本此漢經師古義也經重言寡
寡者大傳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
小辜勿增大辜勿累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恃弱而
受刑謂之尅是用刑尤宜慎于寡寡故寡寡困于三苗之虐而有辭以誦也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案曰墨子尚賢中篇引云德威維德明惟明禮記表記引此亦作威與墨子合古字通也

傳曰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
案曰傳云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者表記引此經彼鄭注云德所威
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與傳畧同也

乃命三后惟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
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釋文曰折之設反下同馬鄭王皆首志禮記用反極承力反。案曰墨子尚賢中篇引云以名三后惟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命作者說文口部云名自命也史記天官書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鏡文周星細案能星鏡案隱曰謂免星凡有七名命者名也又張耳傳於命遊外黃案隱引晉灼漢書注云命者名也脫名籍而逃是名命通也又折作折與馬注合也經作隆古音通也假作假未詳疑聲變和似而誤也

馬曰折智也文釋傳曰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三君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于民言禮教備衣食足

案曰馬云折智也者孔訓斷故作折馬既訓智字當直作哲據釋文馬鄭王皆音哲漢刑法志引亦作哲與馬鄭王合但釋文欲就偽孔故并馬注亦引作折其實馬必作哲也釋言云哲智也說文口部哲字重文作哲張參五經文字卷下一百卅二口部亦云哲哲同然則哲哲音義竝通故哲爲智也智民者民愚無知今道之以禮是智其民也傳作折訓斷者論語折獄孔安國云定是非則折爲斷以解下文折獄之折爲是此主說伯夷以禮導民使智不主斷決不如馬義也傳云下典禮教民者降下釋言文大傳云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最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漢刑法志引此經而解之亦云言制禮以止刑也是也傳又云山川無名者主名之者說詳禹貢傳又以殖嘉穀爲生善穀者昭十八季傳學殖

也不殖將落杜預注殖生長也農之殖苗日新月益是殖爲生也嘉善釋詁
文又云三君各成其功以殷盛于民禮教備衣食足者淮南子卷十八人間
訓云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
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
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土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
後無不王者劉向說苑卷五貴德篇同是其義也后君釋詁文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釋文曰

傳曰皐陶作士制百官于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

案曰後漢梁統傳統對狀引此經云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爲言不輕不
重之謂衷與中通但爰此作士釋爲皐陶後漢書楊震傳震孫賜拜尙書令
數日出爲廷尉賜自呂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焉蓋
客之也遂固辭然則此經無皐陶下文命諸侯監伯夷播刑亦專舉伯夷不
及皐陶僞孔以此篇言刑事而皐陶不見疑其不備遂妄改以就其說非也
傳云祇敬釋詁及商頌長發箋文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棊

傳 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于下灼然彰著四方無不惟德之勤故乃能明于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于民輔成常教

案 曰傳以穆穆爲敬釋訓文率循乂治竝釋詁文棊輔說文木部文彛常亦釋詁文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傳 曰堯時主獄非絕于威惟絕于富世治貨賂不行皆能敬其職忌其過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

案 曰傳以訖爲絕者釋詁訖與替廢過止同訓皆絕義也又云敬其職忌其過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者表記引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彼注云忌之言戒也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于身也義與傳略同但彼注云加于身傳作在其身據彼上文不失口于人指謂已身之言無失彼疏亦云在身作加于身者傳寫誤也孝經卿大夫章云口無擇言柏舟詩云威儀棣棣

不可遜也故無有擇言爲善也躬身本釋詁文唐開成二年唐元度撰進九經字樣同部同但此篇他書所引與今本異若忌下去而躬作身之類甚多疑皆僞孔刪改可例推也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鄭曰大命謂延期長久也傳曰惟能天德自爲大命配享天意在于天下

案曰鄭以元爲大者易大哉乾元九家易曰陽稱大是也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者洪範建其有極敘時五福一曰壽五曰考終命是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傳曰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爲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王曰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傳曰言當觀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

案曰王及傳云云者禮記緇衣引此作播刑之不迪鄭注云播猶施也不行字迪道也言施刑之道與王及傳略同也傳以監爲觀釋詁文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

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

傳曰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惟是苗民非察于獄之施刑無肖選擇善人使親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為威虐者任之奪取人貨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

上帝不為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釋文曰為吉祥反替其九反

鄭曰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故下罰誅之傳曰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

罪罪重無以辭于天罰故絕其世申言之為至戒

案曰鄭以獨為潔者多方不獨烝傳同詩小雅天保吉獨為館毛傳襄九季

左傳明神不獨要盟杜預注國語卷一周語上明神弗獨又卷十八楚語下

神狎民則不獨其為韋昭注並同秋官蚩氏除不獨注云獨讀如吉圭惟館

之圭圭潔也此鄭用三家詩說又孔子家語卷六執轡篇云德不厚民吁嗟

朝夕祝之升聞于天上帝不獨古文苑卷十六崔寔諫議大夫箴云虐及于

天慢德不獨義並同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釋文曰嗚呼字又他經反

案曰重當作懣說文幸部云男有鼻曰奴奴曰童人謂云童未冠也則童是奴僕倫為幼少今俗反之唐元度九經字樣一部亦云童音同未冠也從人從童男有鼻曰童古作童子今經典相承以為僮僕字古文苑卷十七王買奴

作儻約已作儻則此字誤久矣但文字宜以說文爲定也

鄭曰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曰舉同姓包異姓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

案曰鄭云格登也者釋詁格登同訓陸則可轉相訓又彼疏引方言格登也

郭璞注方言以格爲古格字是也禮記曲禮下篇云天王登假列子黃帝篇

云天下大治而帝登假莊子德充符篇云彼且舞日而登假大宗師篇云是

知之能登假于道諸文多以登假連言蓋假有登義據釋詁假亦與格同訓

則格亦登也傳云至訓與期異然亦得備一訓說見高宗彤日

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釋文曰人實反一音曰

傳曰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汝無徒念戒而不勤

案曰傳以慰爲安者說文卷十下心部文大雅縣云迺慰迺止毛傳同汝用

安逸自居乃曰當勤之是徒口念戒當勤而實不勤故戒之傳意如此義甚

艱晦鄭注已亾不得已姑從之可也然則傳本作日不作日釋文固惟傳是

從者乃誤會傳意以爲作日面又不敢定故先音人實反後云一音曰非也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釋文曰天齊于民終以俾我終句俾終

反馬
作於

馬曰齊中也矜哀也文釋傳曰天整齊下民使我為之一日所行非為天所終
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

案曰馬云齊中也者釋言文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也傳云整齊商頌
長發箋云截然整齊整齊是中正義意亦與馬同也馬又以俾為矜訓為哀
者上文哀矜庶幾大學其所哀矜論諸哀矜勿喜每以哀矜連言是矜亦哀
也馬意以天降中于民相協厥居是天心仁愛哀矜下民我者我民也後漢
書卷五十四楊震傳孫賜上封事引書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李賢注我君也
天欲整齊于人必假于君此解假如隆十一年假手于我寡人之假我為君
孔作俾訓使楊賜義與傳略同與馬則異恐馬義長也傳又云非為天所終
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者終如天祿永終之終永終天祿者長享天祿也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傳曰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剛
柔正直之三德

案曰傳云云者漢書本紀宣帝五鳳三季詔引書雖休勿休下多祗事不怠四字顏注言雖見褒美勿自以為有德美當敬于事無怠墮義與傳同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傳曰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乃安寧長久之道

案曰傳以慶為善者詩皇矣傳義也大戴禮記卷三保傳篇引書一人至賴

之盧辨注云孟子曰君正莫不正君正則國定矣荀子卷十七君子篇亦引

此文而說之云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禁省威行如流政令致明化易

如神襄十三季左傳引書一人至惟永杜預注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

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義皆與傳同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釋文曰吁況于反馬作于。案曰吁馬作于。訓於此非用釋文於音。是嘆詞孔作吁。于卷二向賢下篇引有作於三者意皆同也。土史

記作土。周禮其刑于刑者歸于土注云土謂土斷刑之官成謂歸于土。以古土字有作土者故以國土釋之。詩

周魚云採有厥土義作土。世本作篇云。相土作乘馬。即相土也。召豐在也。云后覆曰子能便吾土。靖而明。浴土呼高。馬

曰土當為土。剛收教亦以土為土。是也。詳解作詳。易履上九曰。羸屨安祥。無咎。文亦作詳。君夷其終。出于不詳。蔡邕石

鄭曰詳審察之也後漢書三十九卷別傳注馬曰于於也釋文曰吁嘆也有國土諸侯告汝

以善用刑之道

案曰鄭云詳審察之也者下文屢言其審克之又云惟察惟法又云察辭于差是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釋文曰度得治反○案曰墨子尚賢下篇引云

及所據保明嘉靖癸丑吳興陸錢刻鮑禮而不言字注而竊女也則與陽表同但史記及潛夫論引皆與今本略同蓋墨子多誤字不可信人附史記皆有其字何處非及史記云何始非其宜疑度古近范故云易然不詳其義也至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引周書呂刑傳云嗚呼汝何敬非刑擇非德此則出遂周書卷三小開解非呂刑之文小開解又有汝何修非躬何慎非言何擇非德云云又有何宜非時何務非德何與非因何用非極云云李賢因其文似而誤耳

馬曰度造謀也釋文王曰訓以安百姓之道當何所選擇乎非常選擇賢人乎

度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內善侯○史記四傳傳曰在今

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

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

案曰王云安百姓之道當選擇賢人者王符潛夫論卷二本政篇引此經而

說之云將致太平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先安其人安

其人者先審擇其人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明選而已矣墨子卷二

尙賢下篇引此經而說之云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也馬王皆以度爲謀者釋詁文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釋文曰造七報反

傳曰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

案曰傳云造至也者秋官大司寇云以南造祭民訟入東矢于朝然後聽之鄭彼注云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東矢乃治之不至不入東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取其直也史記徐廣注造一作遺文侯之命造天丕愆傳訓造爲遺古字假借也傳又以師爲衆釋詁文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傳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于五刑

案曰簡孚傳云簡核信有罪驗攷王制云無簡不聽與下文文同鄭彼注云簡誠也則此經諸簡字皆當訓誠謂罪狀實也傳非也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傳曰不簡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傳曰不服不應罰也正于五過從赦免

案曰五過卽下文五過之疵也五罰不服則其人必有所恃欲挾私倖免故不服宜察其是五過否如非五過然後赦之如是五過必正其罰言此則人之欲挾私以倖免于五刑者亦必正于五過不言可知矣傳非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釋文曰疵才斯反來與本作求

馬曰求有求請賕也釋文曰傳曰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

案曰馬以來作求云有求請賕也者漢律諸為人請求于吏以枉法而事已行者皆屬司寇說文卷六下貝部云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從貝求聲蓋漢盜律有受賕之條卽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卽經所云惟求也然有求必以貨二者相因故馬注云云是兼說惟貨惟求之義也孔氏本作來以爲舊相往來非也疵病釋詁文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以鍤卽是銑先據一說云一銑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者彼疏謂是尙書古文家說馬意不從而別引俗儒六兩爲銑以爲近是彼疏謂是今文尙書歐陽夏侯說也賈逵傳古文賤夏侯歐陽等故目以俗儒也雖賤之其義則較古文爲近故取之也此經鄭注已亾以鄭攷工記注及舜典疏引鄭駁異義攷之鄭與馬意同也何則馬旣不從古文家而于俗儒六兩說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劔重九銑爲證攷工記桃氏爲劔上制重九銑中制七銑下制五銑彼注以九銑爲三斤十二兩七銑爲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五銑爲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十六兩爲一斤則鄭意以一銑爲六兩太半兩馬融據此而以俗儒言一銑六兩爲近是是與鄭合也攷工記又有冶氏戈戟重三銑彼注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銑鍤也今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鍤鍤重六兩太半兩鍤銑似同矣則三銑爲一斤四兩彼疏云引說文云銑鍤也者尙書呂刑墨罰百鍤及大辟千鍤許氏以此銑與尙書鍤爲一云今東萊稱云云者銑鍤輕重無文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鍤是以鄭引許氏及東萊稱爲證也云太半兩爲鈞者凡數言太者皆三分之二爲太三分之一

一爲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十六銖爲太半兩也云十鈞爲銖者銖則百六十
 銖用百四十四銖爲六兩餘十六銖爲太半兩是銖有六兩太半兩也云銖
 鈔似同矣者此從許君之說又弓人膠三鈔彼注云鈔銖也彼疏云尙書其
 罰百銖等言銖此與冶氏言鈔鈔與銖爲一物皆是六兩太半兩也據此諸
 文知鄭意以銖卽是鈔其數當爲六兩太半兩必與馬合也又舜典疏云古
 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元駁異義言贖必
 罪千銖銖六兩太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太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
 斤爲價相依附此鄭說呂刑銖字之義之明文也鈞六兩三分兩之二以百乘六兩爲
 六百兩其三分兩之二實爲十六銖以
 百乘之則千六百銖以二十四除之二十六則千二百四十六則千四百四十六則千六百四十六則千八百四十六則
 又以百四十四銖爲六兩猶餘十六銖是百鈔凡六百六十六兩三分兩之二二十六兩爲斤六百四十兩爲四斤
 除二十六兩三分兩之二又爲一斤十兩三分兩之二總四十一斤十兩三分兩之二以贖罪不爲重等而上之
 至大鈔千鈔紙四百十六斤十兩三分兩之二今天下以白金爲幣銅四百十六斤十兩有零鈔計其價值值日
 金一百三十三兩鄭云黃金三斤值如銅四百兩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鈔十一銖二十五分
 十六斤十兩有零今黃金三斤約值白金千兩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鈔十一銖二十五分
 銖之十三也从金等聲周禮曰重三鈔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鈔力輟切又云
 銖鈔也从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銖戶闕切今刻十一銖十下脫一字二十五分下脫銖字二
 十兩爲三鈔爲下脫三字周書爲作虛書說文之學
 能通者少傳寫誤至此知是謬脫者陸德明釋文引說文本作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按同六書故引前本
 說文十下亦有一字治氏注引說文以謬鈔重六兩太半兩三鈔爲一斤四兩則知說文二十兩爲鈔當作爲一鈔

說文編字以類相從銆與鍍文雖異而義則同故連比編于一處銆見周禮
故于銆字下引周禮為證鍍見周書故于鍍字下引周書為證雖分引兩經
其義是一故云鍍銆也鄭既從之以解攷工記馬注尙書又與之同則其說
不可易也再以許慎之意推之慎亦從孔氏古文尙書奈字當從古作鍍而
其說以一鍍十一銆二十五分銆之十三則太輕不可從故十一銆二十五
分銆之十三此本尙書古文家說鍍字之義非銆字之訓今乃入之銆字下
聊存古義其下卽繼以二十兩為三銆然後次以鍍字而注其下云銆也則
慎意以鍍卽是銆俱為六兩大半兩明矣俗儒雖脫去大半兩但言六兩猶
為近之較古文家言一鍍十一銆二十五分銆之十三百鍍僅為銅三斤十一銆
銆二十五分銆之十三先以百乘十一銆為千一百銆又以百乘二十五分銆之十三為千三百分還以二十五分
之則千分為四十銆三百分為十二銆共五十二銆加前千一百銆凡千一百五十二銆以二十四銆為兩除七取
九百六十銆為四十兩餘一百九十二銆又得八
兩共四十八兩十六兩為斤則四十八兩為三斤
十斤就今銅價計之三十斤可贖死罪有是理乎馬鄭皆傳古文許慎自序亦云書
稱孔氏古文然其義訓自當擇善而從故職金疏云今文作率說云一率六
兩古文作鍍說云一鍍十一銆二十五分銆之十三其下卽繼以鄭元以為

古之率多作錢雖所引未全想許慎案必不從古文說鄭必無駁鄭意亦字

從古文數不從古文也鄭固不從古文說于今文說亦必但為近是釋文乃引徐邈云錢六兩也其下即云鄭及爾雅同鄭必無此注故削不錄聊出之于案且爾雅絕無六兩為錢

之文釋文此條為今文作率者史記周本紀作率徐廣曰率即錢也音刷索隱云

舊本率亦作選漢書蕭望之列傳張敞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

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銖銖即錢也史

記平準書有白選索隱云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尚書大

傳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一千饌漢書食貨志作撰音同或作率或作選

或作饌或作撰皆銖之異文音近而假借者也傳云刻其類而涅之曰墨疏

引鄭周禮注者秋官司刑職注也

剗辟疑赦其罰惟倍閔賁其罪

傳曰截鼻曰剗倍百為二百錢

案曰傳云截鼻曰剗者秋官司刑鄭注義也又云倍百為二百者下節之倍

馬以為倍二百為四百則此節之倍倍百為二百可知也史記作倍灑徐廣

曰一作灑五倍曰徒皆非也

荆辟疑赦其罪倍差閱實其罪

馬曰倍二百為四百鍍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之一凡五百三十三鍍三

分鍍之一也釋文。史記四卷。周本紀裴君集解。傳曰刑足曰刑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鍍疏曰釋

詁云刑別也李巡云斷足曰刑說文刑絕也倍差倍之又半則不啻一倍

也下句贖宮六百鍍知倍之又半之為五百鍍也截鼻重于醵額相校倍少

別足重于截鼻所校則多不啻倍則而近于贖宮也

案曰馬云倍差倍二百為四百鍍又加四百之三分之一凡五百三十三鍍三

分鍍之一者於倍之外又加太半倍刑重于刑又多故也傳云刑足曰刑但

刑字說文卷四下刀部無新附亦無惟卷二下足部云跣踞也从足非聲踞

斷足也从足月聲刀部刑字則但云絕也然則刑當作跣踞則當作踞也伏生

書傳作贖則是今文周本紀亦作贖據上文百鍍周本紀從今文作百率則

知此亦今文漢刑法志引下文刑罰之屬亦作贖罰之屬說文卷四下骨部

云贖鄰端也从骨賓聲孫子列傳颞涓召孫贖附部無此字當從骨以法刑斷其兩足太

史公自序亦云孫子贖脚則贖是剔去其鄰端骨使不能行故云斷其足也

公羊襄二十九季疏引鄭駁吳義云臯陶改臙爲刑呂刑有刑周改刑爲刑
司刑注亦云刑斷足也周改臙作刑彼疏云臙本苗民虐刑咎繇改臙作臙
至周改臙作刑書傳云臙者舉本名據此二條字改呂刑實當作臙而臙既
起臯陶則臙刑虞已有或謂虞象刑犯竈者蟪蝼蠶蠶之者非其竈是剔郟
骨則臙疑是斬趾而周改臙爲刑則臙又有異與說文以臙訓臙不同司
刑所說五刑其四皆同呂刑惟剔與臙異則鄭義較說文爲精僞孔以刑爲
刑非是但不知二法究何所分別也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傳曰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疏曰宮刑主爲淫者後人被
此罪者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季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宮非坐淫也漢除
囚刑除墨劓刑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
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于宮也

案曰傳云宮男子割勢婦人幽閉者秋官司刑鄭注義也疏云漢除囚刑宮
刑猶在隋始除者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囚刑彼疏亦云所

赦者唯赦墨劓與刑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囚刑而官不易張斐律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也攷漢書鼂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漢文亦除官刑矣或後仍復之賈孔之說蓋本崔浩張斐也此與舜典攷作官刑及武成同有取于我師疏皆稱大刑乃隋儒語也此經疏名雖繫孔穎達其實皆取之賈孔劉焯劉炫三人皆隋人故未經刪淨虛元文猶有存者

傳曰大刑也

案曰鄭云千錢四百十六斤十兩太半兩說已詳上文大傳一經六兩鄭注云所出金錢也亦罪出三百七十五斤用

財少余此鄭從今文家說因注傳始疏之注經必不用宋人無知賈疏注十二卷案作呂刑注近日有一人撰唐以前經解遂承其誤具指漢注說也金錢即是銅或稱黃金或稱黃銀故云然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傳曰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疏曰歷言刑條每于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總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

案曰司刑五刑凡二千五百而此改從夏為三千孝經五刑章第十一云五

刑之屬三千是夫子言刑以夏爲正也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共審克之

釋文曰僭
子念反

傳曰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惟當清察罪

人之辭附以法理其常詳審能之疏曰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

故事茲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

案曰比罪傳云比方其罪則比如字讀王制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

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釋文比必利反疏云比例也大司寇凡

獄訟以邦成比之注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疏云邦成是舊法成事品

式若今律其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士師職注亦言決

事比愚謂王制注謂小大即輕重而此經下文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

上服則此經上下之比即彼小大輕重之比亦即漢決事比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

案曰後漢劉向傳子愷引作
上刑換輕下刑換重未詳

傳曰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

諸刑罰各有權宜疏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

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爲一劉君以
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爲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
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是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若二者俱是
贓罪罪從重科輕贓亦備是爲輕并數也知不然者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
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爲輕贓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
以居作官當爲重者此卽是下可適重之條而以爲上刑適輕之例實爲未
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安
爲其說故今不從

案曰疏劉君不知是焯是炫劉愷傳李賢注與劉同馬鄭注已公始從傳可
也鄭注大傳云數罪以上一罪刑之是鄭解下刑適重上服與傳同也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匪齊有倫有要

傳曰刑罰隨世輕重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刑所以
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疏曰刑新國用輕典云云周禮大司寇文鄭元云
新國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于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

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
案曰傳云刑新國用輕典云云疏引大司寇注云云者秋官司刑墨罪五百
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鄭注云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
略盜者其刑膺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
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
寇賊劫略奪攘擒虜者其刑宸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亾夏刑
大辟二百膺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
也鄭意以周公制禮時殷頑甫靖變夏刑之輕而爲重正大司寇所謂刑亂
國用重典者且引刑罰世輕世重爲證則鄭注此經世輕世重亦必以穆王
改周禮之重刑而就夏刑爲說也周本紀云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
餘季不用穆王是康王適孫本紀雖云是時王道衰微夏是平國宜用中典
呂刑序傳云呂侯訓夏禹刑法更從輕疏云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
夏法廢久今復訓夏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也司刑五刑惟二千五百此經
五刑之屬三千數多于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五百輕刑少重刑

多此經墨劓皆千剡五百宮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重刑少是改從輕也傳疏雖則云然其實重者改輕少者加多正所謂中典不輕不重者故此言刑罰世輕世重也荀子卷十二正論篇云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楊倬注云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衆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于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書甫刑言世有治亂故法有輕重此說與傳正相反非也傳雖魏晉人偽撰大略亦本漢經師古訓非盡臆造子雖惡其蠹鄭學惡而知其美若荀卿非尙書儒所引或斷章取義不必概從也其卷五王制篇又引維齊非齊而說之云勢位齊而欲惡同物則必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臨是養天下之本也楊倬注呂刑言維齊一者乃在不齊以喻有差等然後可爲治此義與呂刑本旨全不切合觀此益知荀子不盡可從世輕世重宜從傳義也云有倫有要者大傳說呂刑云殷罰有倫今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故法難也是刑貴有倫也

罰懲非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傳曰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非口才可斷獄惟平良可斷獄無不在中正

案曰經惟云罰傳兼刑罰者說文卷五下井部云刑罰罪也是對文刑罰異散文罰亦該刑也又以佞爲口才者論語雍也篇孔安國注文也云罔非在中者秋官鄉士云士師受中鄭既解受中爲受獄訟之成又引先鄭云中者刑罰之中也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小司寇亦言斷庶民獄訟之中司刺言求民情斷民中徐榘中論卷下賞罰篇引此經說之云賞罰不可疎亦不可數數則所及者多疎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重亦不可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亾懼賞重則民微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是也

察辭于差非從惟從

傳曰察四辭其難在于差錯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

案曰傳云云者辭多差錯而情惟一實大傳云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爭

是從有從辭從情二義此文又見孔叢子以爲孔子說此經之言而其下又多辭不可從必斷以情二句是也尉繚子將理篇第九云善審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脅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是亦言察辭不如察情之義也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傳曰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無失中正疏曰明開刑書相與占之者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故稱占也此言明啓刑書而左傳云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制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其輕重乃于刑書比附罪故彼此各據一義不相違也

案曰大傳引此經作哀矜折獄且引孔子說此經之義云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必者不可復生對者不可復續也此承上非從其辭惟從其情而言正所謂如得其情哀矜勿喜者敬當作矜者是折之假借字然亦當以彼爲

正也

獄成而孚輪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傳曰斷獄成辭而信當輪汝信于王謂上其鞠劾文辭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

傳曰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請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我敬于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疏曰襄十二季左傳吳請侯之例云異姓臨于外同族于禰廟是相對則族為同姓姓為異姓也

今天相民作配在下釋文曰相如字對意是反

馬曰相助也文釋傳曰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

案曰馬云相助也者毛詩清廟及雍傳文釋詁相助同訓勸是得轉相訓也襄十四季傳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天之愛民甚矣是天助民作之君以配天之義也

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傳曰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疏曰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直已曲彼構辭誣人特難聽也孔子美子路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卽單辭也子路行直聞天下得單辭可斷獄凡人少能然也

案曰傳以亂爲治釋詁文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傳曰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于獄之兩辭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衆人見罪

案曰大傳云獄貨非可寶也寶之者不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是說此經獄貨非寶之義也傳以府爲聚者昭十二季傳吾不爲怨府杜預注云怨禍之聚是也辜罪釋詁文功爲事者周禮內宰稽其功事又施其功事遂大夫以稽功事功事連言功亦事也庶衆釋詁文尤爲罪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作訖注云罪也从言尤聲周書曰報以庶訖羽求切字當从說文作訖也貪貨枉獄天報以衆罪經意甚明傳乃以

庶爲衆人謂天報聽獄不中者使衆人見罪則是民既受上之虐又代上受報其義非也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傳曰常長畏懼惟爲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之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在于天下

案曰傳以極爲中者小雅楚茨鄭箋周頌思文毛傳商頌殷武鄭箋周禮天官敘官鄭注義也令善釋詁文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釋文曰屬音勗

傳曰嗣孫諸侯嗣世子孫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于民爲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哲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于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爲無疆之辭疏曰五常謂仁義禮智信

案曰傳以五極爲五常之中正疏云仁義禮智信者論語殷因于夏禮馬注

云所因謂三綱五常白虎通卷下情性篇云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于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也是也慶善見上嘉善師衆茲釋詁文

尙書後案卷二十七